

中國文化經典

文學叢書

清 文 匯  
代 名 媛 文 苑 三

世界書局

王文濡編

清  
文  
匯

序例一卷姓氏目錄五卷

甲前集二十卷甲集六十卷

乙集七十卷丙集三十卷丁集二十卷

附清代名媛文苑三十卷

第三冊 甲集卷三十一至卷六十

世界書局

清文匯. 清代名媛文苑 / 王文濡編

--二版.--臺北市：

世界, 2010. 02 印刷

冊；公分（中國文化經典，文學叢書）

ISBN：978-957-06-0391-0（全套：平裝）

830.7

99003199

〈中國文化經典 文學叢書〉

清文匯·清代名媛文苑 第三冊

713-0278

著者 / 王文濡編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二號

地址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〇二) 一三三一 一三三八三四

傳真 / (〇二) 一三三一 一七九六三三

網址 / [www.worldbook.com.tw](http://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版三刷

定價 / 台幣四七〇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據例言是書尙擬續編外集錄駢文再編閩集錄方外及名媛之作惜後皆未有成書本局將另刊正續國朝駢體正宗以代外集并以清代名媛文苑附刊於是書後以代閩集名媛部分（凡九十七家一百五十二篇）至方外之作則尙未見選本茲姑從闕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三十一

毛奇齡題名姓字大司馬詩集序

快閣紀存序

蒼崖詩序

桐城左仲子眼想詩集序

陸孝山詩集序

馮司寇見閣隨筆

自縣丞廳壁勒石記

琴室勒石記

萊陽姜忠肅祠堂碑記

崇祀何太守義愛祠版記

曾太常御別傳

沈七傳

貞烈警攝人傳

國朝文匯

目錄

卷三十一

趙少府墓誌銘

懷應聘游華華山秀水人

東元大觀集序

遊西山記

遊釣突泉記

遊九華記

遊太湖登洞頂兩山記

龐

安靜子濟南詩序

半山園初集序

永康刺史遷公傳

霞城胡公墓誌銘

周清原字博學

遊雁蕩山記

陳維崧詩序

石汀子詩序

應陽遺集序

王阮亭詩集序

李廷公詩序

小三吾倡和詩序

贛徐渭文序

馬羽長先生傳

邵山人潛夫傳

吳淞傳

甘京

正統論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一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目錄

甲集







相彼錢江曰惟祖榮亦越清白文正以名於赫公遠用興與若耶之水倍為清冷  
溢即無接愛如所生狀純卻任山公真情銘勒有書我愛米央庶幾永祀以昭德馨

曹太常卿別傳

山陰曹君太常卿與子內從祖南京五城兵馬指揮陳君為朝亮陳君為之傳傳者  
買也謂其行事可傳置可也且曹君有履其號秋名惟亦人能稱之  
其以第一人舉於鄉成進士泉州州司理冠兵種一壇給諫道太常卿人能指之  
其仁於先和於閭閻動於供官而竭誠於國家多故聞之人又能數之道之然則何  
傳乎傳其賢事君之初仕於泉州州司理冠兵種一壇給諫道太常卿人能指之  
願而命謀夫者之儒生儒生雖強起應之然為美且有怪之奪乃益復自他郡他郡  
亦忘之當是之時太宗伯黃公道周通鄉居謀堂上君復服部冠履復以深衣冠履  
詰議所度諸儒進道其儒而環坐以聽既後復者皆擇閩黃公深許之且贈言曰  
文治之有華實猶黍稷之有養香也豐儉不同享祀不可失也其意如此於此漳  
之人怪之查感更起而笑之曰此翁儒者也各委去及其久始無髮奪而冠者以是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七

國朝文匯社印

權倖不前及其去漳州而返泉州也君本理泉州泉州於是復有寇居民相驚讒事  
者謂泉州閩術也非司理君不可於其核司理君命為返泉州或道曰司理君儒者  
講之山者也及心不足實或乃因而阻之且語言曰天下事豈復數數降矣君返日  
坐廳事檢簿書君無知會奏請議書閣錄如打乃曰此君與君有來投者故疏其坊  
庶乞之入城晏如執題懸書簿書閣錄如打乃曰此君與君有來投者故疏其坊  
居乞之為內應者散仗馬將乘隙而舉以入君乃令禁者陰伺之已得是賊聞曰令  
假為賊賊甲所智召諸坊民及偵者曰甲所應有賊也皆相顧愕曰之返曰然又令  
藏乙所復曰乙所賊嘗掛紫袋項之則掛而獲者五座下於其皆相視不知所  
以為司理君儒者事且中而君次日召諸坊民曰今日當飲可擒矣盡戮其出  
城則眾皆伏曰諾如公晝夜半澤賊營其妻亦州州則凡聞海關知與不知以  
為司理君儒者講之山者也能辨賊預謀善賊僕若鬼神者有物依之能損人禍  
福事者而於是風服之曰司理君神  
齊于生曰君嘗自言曰擾人存料以定人之機也而擾之者其官人查我將有  
以官之而使官官我則不官也故其為官如所事曹曹曹公公會稽與司理君李  
陳公多事君事君為謀官值國亂及其後始以太常卿治軍閩故多海海在漳泉

州尤甚人無敢任其地者是故嘗之而君之任關最久君嘗曰竟漢者劉益泉  
州者林樹元也更有德不得其名字

沈七傳

沈七名禹錫字子先邑人崇儒愛其先七世連舉於鄉七生而好舉期大府崇禎  
己卯補諸生以國亂不得用乃棄舉子業讀書於古文經當是時浙上軍大起承  
興以喪盡漢士為寇自西遠戍七嘗為相視其朋年服其板極私念才不得用當  
或有所為而視諸所為不違又不善用奇計素不復解諸書流林林謝明通諸十三  
經諸子暨兵符陰陽家書以達漢魏晉六朝唐六籍名家集合集餘餘城南卷五十  
一仲光城東毛錢市束橋包二先翁與七為四友時七念欲往遊近漁村七得之持  
而歸而卷五十一遊之墟相去五十里即欲取往任之墟中道而兩鹿中七拉牲  
和拊其首甚數曰古有云頭鮮惡骨而不知其度也既而鄉中  
不可復若崇儒要志力請者畢發生平所好書一樓當讀二十一日以板枯不  
能復購他如乃手書其板自刻迄夜滴下十餘刻不覺而七不以為苦以為常既  
啞血故發啞血至數斗復愈時治之者以為七困厄不平不得已讀書是必血逆  
妄上行也無大塊既復嘔血如粒米復愈復嘔血塊而軟不可卒破過錢塘醫者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八

國朝文匯社印

曰嗟乎是病也治期月當愈七素恃己精力無敗理連傾信之善通曉數服益信  
之遂至然於是時醫者十數藥自疎其德竟不得定七病而七病凡五年以戊子十  
一月二十七日死死之甲其母哭曰兒病死耶以右手拊左乳視視之曰死  
也時年二十七七貌瘠海兩寸必覺不燥性極好為戲戲九喜劇八業作元鄉  
里奇其才多稱之後每一文出必傳誦里而七故秘之不以示人及病也或詢所者  
其為天刻傳於世而其母又哭不示曰其遺書也乃刻其書及詩若干因憶七病  
時作雜詩其傳奇七時來善在坐其詩之善慨然曰沈七數詩皆哀絕似非生人  
時聞之不以為善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幾推七命嘗誓于初惡聞其言且  
七病中多夢見沈既為變其說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歎曰嗟乎人生有能  
為不樂為鳴嗚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

自惡書錄人傳

明賜賜祠崇祀自惡書錄人徐餘煥其工朝朱剛室也名妙善又名妙善嘗京  
師崇文塔年十五歸工部工部公舉崇文塔年十五歸工部公舉崇文塔年十五歸工部  
同身兼有石橋三君士成建女樓鳳陽五河縣知縣捐建工部主事以勳進環柱

興化府通判存以瑞州瑞府憲正德四年江西盜起南籍賊就峽此後諸安華林米  
備餉南籍賊並起為龍而華林賊陳福一最賊寇瑞州瑞賊賊賊又府縣不得設兵  
備餉瑞府事躬率捕而皆出城陣制其為賊賊入執瑞人倪輝輝等使告公府時  
自別在別室意不揣人衣來前瑞賊曰吾為官人無高不知官處所指瑞人倪曰此  
神也為之知也賊見自別其且衣異固已疑為瑞人及聞其稱官人妻信之遂釋瑞  
人倪而與自自別泣曰不幸官在外必與吾特客之可已則不可已領得吾從  
人同行私願所驅隸中有成約者高安人余以應願遂籍之曰是人善事我願以從  
我賦許之先是賊入時自別人稱其志公所兼瑞太守留置別間復入搜得  
之而殺之官池至是呼前使近與初語他語少聞曰嗚呼所以呼汝來者為太守  
印在官池官未知汝能歸告之官池告即死諸君無以報之約以齒嚼指遂殺之歸  
時其化瑞鄉有頃度約行遠乃言曰吾以死諸君無以報之約以齒嚼指遂殺之歸  
春吾思飲馬既而果有井在道傍自別已下車賊自別意月自別下車為之賊負  
烈從容勞之既而前若持燒香梅纏頭身而入賊賊不待悔且掘填井以礮既而  
公入保通德約歸告印所取之左都御史陳金石副御史前調調廣西兵賊賊公  
隨至化瑞坊於是起自別井中越七年瑞州府知府鄭瑞高安縣知縣有卷至其業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九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趙少府履誌銘

山陰趙少府曾於崇禎十七年坐仕成都之朝姓而驟死於賊家未知也康熙五年  
成都守其卷修成都志檉州縣父卷有能言二十年而死賊軍將屠於臺而久而

不應無何他邑籍稱少府曾死賊成都皆民無在春朝又其流城中屠且盡聞或  
說自外來結竹和比屋不滿三戶不能徵其無且聞少府死於淮而不死於朝  
不解其故既而于其子麒從成都還謂曾府子曾少府曾於朝有都江都江都粉江  
也粉江之水可以注錦江而道官因而其壘在灌少府曾司壘者也少府曾事即  
以司壘故入壘而獻賊通晉之降不恤因射死而沈之於江合壘傍有安家口則  
少府死所也麒乃走壘來父屍不得號號得魂以衣裹之取壘傍土壘而納諸懷而  
其君者則先為之誌且載之通志以表其墓今志所稱趙墓以知朝縣事死賊是  
也子官宗師其子貽狀乘子竊竊之博然曰獻賊時破蜀中水龍文光設子遺將劉  
佳引出戰而臨時城濠枯賊謀流濠城下文光預遣人法都江大壘使之注錦江  
以益濠和水未至而城已破然不知當日所為遣之者何人也少府之死並即其時  
之決堰以益濠者與吾聞忠臣在死其靈更足以自若故君當上海晚若雲與顯其  
事已久而昭昭耳且終不可掩縱或同時臨事漸減殆盡而終有人為之記其文  
而嚴其壘而遂久愈然原不必過為厚矣庶幾曲饒而後人得而知之乃予方奉  
詔纂修稿前代忠烈入之史乘而其子復刻木被石埋壘傍之上而瘞之且已確石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於此乎悲

將樹之墓門而獨予以銘也予乃敘史冊書於瑞曰成都之死事先之者御史劉之  
初也又繼之中水龍文光總兵官劉佳引推官劉士北事陽縣沈雲祥也其誤傳已  
死而初未死成都縣吳繼善也獨少府之死不得月日成都志第其墓而莫君作  
誌有曰八月三日春夫八月則賊在重慶是時未入成都也賊以十月五日抵成都  
越四日城破計少府決水當在十月六日任引戰敗之後則實推七日故都曰破國  
既無史官而蜀人血肉就地耳目權絕未能於彰善懲惡之後考月日而為之記之  
得母史官世魯公通父烈烈者與少府諱善輝字景言其先世宋宗理宗後所謂福王  
與母于春世魯山陰華舍村父柱官四川成都都督母陳太君同之官生一子即少  
府也崇禎癸未少府由監生授成都縣縣主簿其稱如縣亦無考也曰  
是何所有而綴以斯夫亦安所奪而可不像之以其詞蓋少府之忠魂不惟是也而  
於是乎悲

萬有載於州當黃河入海之衝其地卑溼其土瘠薄不似於財賦至周而人文之盛獨鍾於此生至聖孔子而聖門高第如顏氏曾氏冉氏仲氏氏西氏漆室氏南宮氏齊氏樊氏不可枚舉皆坐於堯人漢文天國下至漢魏以備高室生龍皆以廣其偉嗣是而名臣賢相皆文臺自兩漢而下以迄唐宋何代無之其意者海於財賦故獨厚於人亦理或然也然人之生於東夏者得聖人之墳墓居沐浴其風聲教澤其自命當必不許人之仕官於東夏者得聖人所教育之地觀其人士才分氣質之樸雅名賢後裔之傳為風流發為文采則其待請文士亦必無句且之意然彼上下相與有成也僂辱李公以進士擢翰林入部覲公分出任監司於東飛監司古述帥之職管軍民官吏所以振風紀而肅下僚備非常而察奸宄者也其於人死或不甚急然而古人謂德無尊卑余謂作人之事亦無尊卑有志於斯文而力能為之者皆可以鼓勵而興起之公職監司所以作斯人才能者有之任即風雨兩帥所技皆知名積學之士固而李有親傳以贊欣鼓舞於講道論德之中以名節相於高以學問相切磨激勸所至能使文日加而丘日加而戰又恐獲稱有盡虛美無傳於是更有充人文之刻而嚴家虎標之士為之翻然一新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一

國朝文匯社印

遊西山記

西山之大觀也此宜以尚且之念泛泛然曰吾好士也哉大凡天地靈夏之靈不鍾於人則鍾於物故其鐘為珠玉結為金石動為奇禽異獸苗芎羽毛植為材良木靈草嘉木春皆是也東夏無一焉而挺生聖賢以文教為萬世師古言人文春必以東魯為稱而傳傳為之振有其本而不虛東魯之一任也豈非上下相與以有成耶甲子春余使道過近追謁公故留旬日適逢集盛會公曰吾子為東南名士心文久矣請言以弁其資余嘉之誠不敢辭而為之序

西山下山記  
西山為最勝餘少時請王辰王遊西山記謂西山景物與西湖相仿衛心響慕久之乙未秋余游述都門吳梅村先生招為余言吳宗諸荆西山為最勝長松巨柏中極望空碧輝煌樓殿高聳土木壯麗甲天下縱流雲雲鐘鼓香燭之盛士女絡繹登覽瞻禮日無虛嘗真字內一大觀余聞喜甚訂及俗任忽有戒心遂山登卯余北上計日夕遊望西山一飛禽集於巖與物相親欲御風而往夏夏之即假及人騎同放生池僧道生遊西山出草或時天久晴風塵散少息道左僧舍復泉噴於亂山中馳二十里至承恩寺門前眺殿宇巍煥因山作壘樓台聖城登樓一望諸山盡在目前矣寺僧言萬應即萬善堂此山向存龍摩等物非事後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二

國朝文匯社印

乃流遂是晚即宿寺東精舍月光皎潔樹影參差其生莊傑事頗有會心次日走十餘里馬依山高而路甚崎嶇巒巒相屬又行五六里於道成樓臺殿廟有一松古勁天矯不知何代神物俯視石版中寸許坑稍上見浮圖如瓶樣半地莊嚴之佛相雄猛之戒律倒置地上傳眾俱隨登石臺山頂澤河之水從塞外來滿流一鏡鏡結舊窰朝宇下海嘯亦奇矣復上山隱石壁樓閣古柏一輪根無寸土高突空石上有覆樓古柏四子蓋御題也留連久之遂下山從大路中寬丈徑隨流抵承恩樓極不復成巖巖起隨山而行經過小庵殿數間俱以亂石覆其瓦至碧雲寺僧館而加孤巖巖巖不陸絕漸入清涼潭空殿亦高漸樓復壯麗繪畫鏤刻之華華燦燦既有池半池則有石欄一泓清水朱魚游泳下樓坐夏亭觀水聲淅淅上與風聲為語相應真山水化工也聞此寺建於元耶阿刺吉至正德天開兩次修葺殿佛閣雲上樓移至今日佛堂寂寂徒眾寥寥空殿殿下無復見僧矣可為長歎千餘里至香山有松下有流泉高閣深院樓閣其傷而苔履單德殊其荒荒無入無量殿登千佛閣上觀於來青樓御書三空靈光彌陀塔切不壞隨隨洪光寺及道官植柏路徑迂迴層折而進作十八盤得瞻圓殿有千佛繞其廡之飾布地皆金靈德時高麗國王李祐遣鄭回入侍後賜歸國營建此寺所費錢無算真大梵之洞天福地也望玉皇閣入玉華亭僧發亮酒不能飲定返宿於來青軒是晚開窗一望綠松交陰月已當空大為爽身更餘就枕頗適意語軒外佛香檀栴檀香甚可憐得自西域移種前後殿殿閣閣無一像惟見大銅佛一尊臥草叢中又行數里過景陵遂登善堂不敢入至玉皇如亭如洞四山皆光不留寸草不勝勝勝之感過此至功德寺東塔寺古木蒼翠日影穿林風景蕭然自此以外無足遊覽者策險言歸復萬壽寺觀水樂時所請大鐘開華嚴金剛二經手筆佛持刻精工筆諸山所無比連城日下名山肯徐得見其春山春山春山春山春山春山春山春山博覽者足履其境筆寫其勝心識其大抵得之天巧獨西山諸景蓋獨人丘如疊石為空如翠山為河如削全為平如如刻筆為深池上亭必鑄水工必鑿當時承平日久物力浩穰母后崇有賜予大塔者厥月有增故故雄偉絕麗為名山之最勝昔年氣真身於此自園地之後編流布帛佛教流人天惟惟龍象悲悲武極而最數所宜然梅村先生所言蓋世風景余固不及見之而亦不必盡見也勝遊不常轉約成佳感勝像之矣

遊約安果記

釣安春在山水東南郊外為天下奇觀其遊而見之查無不吐稱異余心向往  
久矣而未得親觀其勝甲子歲余通番廣南大中丞徐登舟得余欲即像遊以交  
泉有三六中間相去不數十步其水自三六中湧出高高二三丈忽起躍如三柱  
鼎鼎並勢爭高不肯相下噴珠飛沫又如水雷錯錯自相擊擊噴水之動極一至  
此幾大水奔物也方之則圓圓之則圓圓之則圓圓之則圓圓之則圓圓之則圓  
之則為川流狎狎擾無不如意即深如長江險如黃河為人道言者莫有加焉然  
不過因風鼓波觸石生濤披魚龍怪物以自取耳假使無風石之險無龍其怪  
物以助其勢其為平流直瀉者與眾水無異曾有獨起亭五聲登岸手持足若生而  
鏡其高下如釣安者哉嗚呼世有戴天履地目視日月耳聽雷聲手執足若生而  
命為人春無不有心有性有識其為浩淼之氣更當何如而一遇君國大流  
忍不共生死一進隨即披靡逐波順流往而不返曾不若草之介然自足足以  
廉恥而砥節行也豈不哀哉嗚呼同一水耳誰謂使之然耶其潤下之石水不樂  
故以至柔之聲而發為至勇之概以自見其奇抑水亦有不平於中而欲進欲  
排空直上勢不可遏如刺獅憑鞍漸驅勢壯上髮倒冠時耶泉之上有呂祖廟亭  
中題詩屬對後先唱和卷不一人余今與彼處相對不能無感於茲泉矣故記之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三

甲 國朝文匯社印

遊九華記

江上望九華如出水青蓮在龍噴反視則盆中花也過其下如長城列戟環繞生寒  
又如鳥背之狀隨風而靡陟其巔則鏡者為舒四者為門有作柳尾有作佛僧有  
百出而皆無所依似注水若浮之也九華之山有數十重每入一重則溪水路野  
溪之出而通於一橋橋上與九華相對巖正面非華山也華乃從傍而側出其色  
與他山別如金屏綺幃之中有豔姬傲雪領冠騎馬在朝霞後夜月當如何作  
由此入山經一橋則一溪也今人所游止化城寺即寺去平地十有里而迎  
之巔高一日程也化城閣氏故居僧金地藏東錫於此後捨錫為宗文其說者不  
識而佛地藏以采四方進香之人而僧徒祖像佛遺像飛翠巖製為四湖水首  
溝谷各適至此與味游跡近有九華可望不可登之語夫余來也東而下東則開  
而虛腹適至此意似視華巔則在雲表也至華山亦不以面華東東而下東則開  
此一片地尚稱故物隔於溪則上華山既上山又不知其隔幾溪也猶且削無險阻  
小石而上過大石則繞溪澗斷而稍下下不能敵上三之一溪直而巔始有橫  
春嶺盡則江始橫矣嶺多古松生石隙或僅或無江上視之如花顏也嶺上以天  
峯為巔其下有奇更數嶺數里始到僧居古傍綠地清絕夜中始聞鐘梵聲真

雖一切垢濁而入寂樂國矣次日經雲峯堂出龍嘴之有陽關又次日始遊江上  
上復望九華也山人曰九華有太白祠祠在化城寺地亦甚高余志宜在天臺  
遊世亦不多人實知九華非以太白顯名

遊太湖登洞庭兩山記

太湖巨浸也東西洞庭真區也山在水中自景斯駭心景斯別從瞻虛望三吳數百  
里不能通形或行幽僻咫尺成迷罔不知此身之處浮空其地多產果如梨花西山  
角村武棧杏東山蘇梅與檉梅兩山俱有之村落上下隱見無間也開當過松陵  
湖中七十二景神氣為之飛揚况涉其流而度其巔者乎廣春仲之姑蘇黃子  
御遂余看梅由胥門渡湖西行二十五里至大滬登靈巖山此吳王館娃之地其勝  
在望太湖復入里至胥口臺下有伍相祠祠從祠下過是日天無風湖平如鏡下上  
遠近洞澈見底自胥口行四十里始抵東山黃子謂山中梅花未盛謝余問知之  
黃子曰花開則香氣浮水上數里與梓相拂云隨即停岸訪許山人登其閣閣甚高  
巖有露臺巖巖峯橫之如飛翼巖為東山最高處與閩相距五里皆巖然平地地  
即山初從湖中舟左右顧皆水至此則與水皆登高而望不見若入山已甚深  
奇境為一變矣下樓數里入曹塘與吳楚峯相連時飲亭梅未開登梅花為益者十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四

甲 國朝文匯社印

之五故故未敢者十之三開而成者不過一二分其地多重岡小湖古松修竹曲  
折十餘里與湖皆不遠而望不見易有湖水在林際自崇射石不見覺臨湖為甚  
路宿閣下次日渡湖十五里抵林屋洞山下洞頂多奇石可踞坐臨湖望  
之如江流蓋左右皆為山勢所遶水過山下盈盈如衣帶適包山寺僧來乃引入山  
時已暮湖水秋風聲以驅人愈遂登其行於重林幽谷之中風至頻聞暗香度之  
梅花也投石即就窺明且登小樓樓之四面皆山而出寺之前後以此山內多湖  
有梅樹自開自落山外則若異世其與湖水相隔又不知幾重矣山左有毛公壇之  
路梅林界之舍以為入山深去湖遠而湖水復遠見一痕於山外乃山登地至石  
公而泊石公崖傍一石如老人而偃僕故各呼其名石即應然稍遠則應近則不應  
有石者高廣俱數十仞巖之下有石如露臺可坐而酌佛摩崖摩崖摩崖摩崖  
斯為巖其高為水所穿空裂刻削風激之聲如石蓋則其形如初月且能受月最  
早也日明月灣會旋旋深其中若別以湖水自為一區也日銷夏潭即吳王所從  
遊者在大板由石公至銷夏不能五里以潭而為十五里皆皆度山之陽極也蘇聯  
柳正慈梅亦半吐梅與之觀香氣浮水上而果與梓相拂也再過水中山為巖為

五浮最迎落日在五浮之間抱石為出沒觀之甚奇過五浮始入銷夏灣既入則版  
山在水之口而五浮及居西矣是清正當練錦暮下而可望明月為之表也夜宿於  
舟大西兩以在灣中無慮明早復露遂登練錦暮下地二里皆梅花上山者五里皆  
可望梅花及頂但見白色模糊無際不辨其為湖水也白雲也而為梅花也練錦暮  
之摩不特於西山而湖中之七十二峯豈非以東山馬跡及西山為三大者耶下望  
北之陽羨諸山不能盡則其餘可枚舉無遺矣下山擊復宿舟中越日自銷夏灣逆  
風渡東山之長圻至從山船任不能直指東山但與水中之三山相對若欲登三山  
者須先過三山始抵長圻梅已稍落在地薄暮大風而欲變為雷雨即他余急  
從船上觀惟照松松併湖道之不受日者而已然梅花亦將是大有生色不至安  
頓如昨日也復汎舟湖上望西山雪亦漸淡最遠而蒼蒼則隱隱云容也數里至  
河沙尋古梅樹已不復存乃行十里至興福寺其梅為東山最勝香氣親如大為  
快心次日登莫登筆筆以隋將軍莫登傳名其高據練錦三之一望吳門諸山則  
浮香草木纖悉可辨但望西山則如西山之望香在晉陵諸山也仍至胥口有光福  
諸山梅最盛亦俱可望湖水以梅落遂不登是晚與黃子別即返寓以年來第一勝  
遊遊記也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五

甲 國朝文匯社印

安靜子濟南詩序

鹿埭

前余在都門與諸城李于清清寓同巷官閑地僻步履往來高談闊論畫則移晷夜  
或滿三四下不休也一夕偶及生平知遇李于歲稱周樹園先生不惟詩文典則當  
代第一更行旅藉人物定逆所至汲汲延訪常若不及能一藝而後受禮所急周  
旋滿意此殆當嘗時李北海一流非尋常隨說所可比論也其於青州則所深賞者唯  
李于及李象先老頭卷田園不可得見時時想見靜子為人比於都門六年異其  
一矣卒不可得已且春余左調解官旋里今歲春復入都李于見余言靜子無恙  
君甲已遠捷得饋遺今燕常嘗實者是余深為靜子喜然而靜子不知也己復歸於  
山左行渡濟水眺望泰岱華不注諸山補天賦日煙臺萬峯非向約矣峯峭湖諸水  
之上時已仲秋木葉散脫清風左右無可共語者獨往獨來亦樂也既乃得鍾  
子聖與風流雅韻款論頗洽偶言安靜子亦在此余喜極命駕過訪執手如故交從  
此登高則趾相錯踏水則影相接此唱彼和一時山川頓為生色乃靜子之來意有  
所處而所遇者亦與余相投除余與鍾聖與外更無與談及文字者嗟嗟安得不  
令人思懷園先生也靜子將東歸出濟而近作如于首令余序大意其詩一如李于  
所稱而不屑拾宋元餘瀟希合聲氣以求合於今之所云作者余九壯之序成余馬  
首亦北矣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六

甲 國朝文匯社印

半山園初集敘

感風芝草以為用不知危之與稔然得之卷輒稱上瑞紀其年月並之史觀蓋天地  
靈秀所鍾自不同於常利凡九卷景彰卷也惟文章之傳世亦然文章雖佳施之日  
用殊為無補而人顧誦之稱之無翼而飛無腫而走怙怨不能阻劫人不能焚其文  
傳而其人且上傳焉然則人亦貴能文而已不在過與不遇也古來名公鉅卿以文  
章名家者不可勝數欲賞感有及足以自傳吾即不論若一介寒士如唐之羅隱明  
之徐渭皆沒沒場屋因頓顛蹶幾無以自立於世其抑鬱無神之中必有憤憤於詩文  
而人復復拾取或坐為識誦排之極之甚且欲殺之以為快而其人亦一馬如  
錢鏐胡宗憲者憐其充實其孤微愛惜憐愛其有中傷而其人充實之類以備此  
焉黎所以有感於先達之士也吾友金陵王子益也天資卓犖博極宏富詩古文  
辭其詩婉摯真切不落繁瑣文亦峭厲挺動卓然成一家言性剛易苦動不苟悅人  
意流落不偶竟究陵數年客滬上數年客會廣邱暨滬河者又各數年雖到處自有  
逢迎而排擯之者正復不少故所居輒不能入而一子於微名亦以落拓去詩文

至此即益也亦自厭無用而吐棄之不暇已大矣後沒明先生獨深賞之庭致華  
益也狂奴故態時作亦不介意曰昔人有方外司馬此亦我方外華客也每念其  
才不過賦為玩脫數息欲傳其詩文於世而益也素懶然隨作隨棄僅存什一亦  
無結本甚緒毛書散置瓊編散處中茲得得雜者詩古文若干首當余訂而欲之  
付梓既嗜吟益也半生坎壈諸念灰冷即詩文一遺亦在半浮半沉間將來實盡  
揮氣騰胸不可知而先生願急為搜羅登諸報章以垂不朽此真益也知也而益也  
亦可以無憾於天下矣余每讀其詩文披其光談以為可與咸風芝草同瑞世間而  
又未嘗不世也傷其有才無命不幸與唐隱隱明徐渭同頤而短傳之也然則士亦取  
其能傳後世而已當在遇與不遇乎哉

永康刺史遺公傳

邊大心字伯康流徙燕父輝中母曹氏先時所生多不育及得公且喜且懼有日者  
至令推之曰者曰此貴人也但貧不宜有子公父曰問不及此初不天耳曰不天亦  
不義公父殊未信稍受業於先祖修子公未幾公父母相繼即世公性謹厚且幼  
弱蒙徒燒燒魚肉之產遂登學堂若初令學自為文授之讀歲餘補弟子與聲  
妻亦曹氏公母之從女姪也賢能安其貧公為舉子業不嗜奇選選協謹嚴期其為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七 甲 國朝文匯社印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七

甲 國朝文匯社印

惟自負同邑王公萬麻知之人希吾也邑自戊子後多水患平米十錢坐計益為  
或隔日一舉火公擁被高卧而已不以告人間乃從人冒名代童子試賦賦遠近  
稍知名東虎某乃延家塾熾丁而舉於鄉或曰伯康得此亦幸矣須止此耳明年戊  
戌上春官不第又明年己亥 國家以黔滇蕩平再甲會試公與萬竟成進士初選  
得大原之徐溝縣縣有強暴率軍中惡少強淫軍中惡少於公公悉捕置獄諸  
惡大惡總餘暮夜以千金道公怒欲刃治矣吏叩頭出血父之乃免悉真諸惡法  
公素謹慮言若不吐諸口人非常相見者見則面發額紅而過事能斷乃如此當公  
家居時貧無聊甚親族貴戚鮮相恤者公自矢吾貧賤不見恤於吾富貴當恤人  
以故凡親知懷刺過邑雖半生所不足者亦從給之公私際動以什百文廉謹無  
所取皆取諸督徐濟歲課萬六千餘金縣小課固不多積十年傾歲之耗無遺錫矣

今 上御宇之七年貴省督撫潘果威代以滿洲人先聲煥赫為吏者各領趨所為慕嬌

飾以乞無過公惟痛飲或累日不視事或曰事迫矣公曰飲酒不視事趨上臺查倘  
貴問君以通議之故君將何辭以對也公曰唯唯然也蓋知為之奈何或曰君史  
某大案也家極巨萬非竊諸公而何以法繩之可立辦公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極吾

持肉飼虎而實償於犬可也吾誠自厭貴吾以身水之無患此既而潘司達公以  
通謀故召赴省展期之黨公當有所指即得批詢生定公但謝自不獲死罪而已於  
無所及達公曰笑且罵曰有美哉今之儒而賦也甘以身家受過各聞今貧甚無  
棺石儲萬六千金馬往告知之矣竟以意分派從前諸長吏則期負贖不道凡通盜  
究然卒非公意前編太谷縣賈縣最銳或謂公當少取以補通謀太谷人素仰公聞  
受署成大喜人戴香燭詣太谷松林漢廷表七十餘里擁接肩摩以送公公頷而笑  
曰是意何忍負君數月卒不持太谷一錢歸邑而以久俸還永康刺史水原屬西界  
即唐之所謂涇州也地多瘠瘠以至不習其水土遂病卒年四十八歲妻曹氏亦相  
繼流鄉人下微以拒歸下微者邑小吏也幼不羈好呼盧公未時亦癖好此康侯  
與之俱後以落拓案家從軍歸尋錫為千夫甚艱而後斷陵公亦時亦癖好此康侯  
公值公病不起留微涇外舍夜半遂聞公叩其室曰下兄雖非余行矣微意此呼  
聲僅曰王君出家僕相顧願狀各言無有則聞內哭聲高矣微之所以不揮杖拒于  
萬里外者緣此也有子名純舉并氏平陽司李文安在女幼顯喜讀書甫成童即  
能通詩古文及書法先公致士林傷之如一過同邑庶生高鴻燭下  
胤子曰達公為先母同姓宗諸男為也唐與余相比余童時每過其家結識見其夫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八

甲 國朝文匯社印

甚相敬如賓上錢終日無煙怡知也怪人當窮困時多卑狀比及通顯賦自尊尤難  
至感骨肉反服若不相識者公持不無為諸生以迄作令謀退如一存恤觀驗旁  
及所不足者抑亦過度矣治徐十年近尚康原庶幾無大夫使而所道過卒若此其  
厚于天道為何如哉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八

甲 國朝文匯社印

霞城胡公憲志銘  
嗚呼余忍為母在兄霞城先生銘哉余與君外家同出於遠從同為邊氏甥室君長  
余十有餘歲而和余最孚嘗謂余曰我外家多兄弟弟能成宅相者余與君耳時君已  
為名諸生而余方非也己而余與君先後同舉於鄉君以進士軍大縣余亦以博學  
鴻詞備員翰林何其見之明而解之法也自入仕後不相問問者數年雖余能歸君  
丁太孺人憂遂里得 一聚會余覲補中垣君亦起復候補特別奇余寓中起居飲食  
言笑相從淡月平生所未有也憶一夕酒酣言定各擬祖訓身兼諸里明少儀往還  
戲時斗酒相歡歡意都門別別之日即為知己永訣之辰耶夜淚余以病歸適君喪  
自中州至得扶病哭君之柩復滿余入都又兩年君長子復麟下日非其有日長持  
狀馬余為銘以余與君相知之深相與之切余不銘君復復知君者獨余與君業車  
情三十年宜路漂泊數難數合而重以存亡之感鄉里往來之約既弗能違而業車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八

甲 國朝文匯社印

情三十年宜路漂泊數難數合而重以存亡之感鄉里往來之約既弗能違而業車

白馬之遠復有漸於昔人。也。德哉。按。若。姓。胡。須。據。字。長。公。說。實。誠。其。先。真。心。

始。祖。良。遠。任。邱。三。傳。生。科。科。補。諸。生。高。才。負。氣。以。忤。回。爾。將。害。之。乃。避。地。高。陽。之。

王家莊。居。焉。子。騰。蛟。中。萬。歷。己。酉。行。舉。人。累。官。刑。部。道。副。使。子。三。其。仲。永。清。教。贈。

文。林。郎。賢。堂。知。縣。塞。邊。內。教。封。太。孺。人。即。若。之。父。母。也。若。生。有。異。兆。前。繼。碑。投。之。

章。句。一。過。不。忘。稍。長。能。文。每。為。先。道。所。器。重。公。常。指。謂。太。孺。人。曰。有。子。如。此。所。謂。

百。不。為。多。不。為。少。蓋。君。無。兄。弟。故。云。成。進。士。乃。木。幾。斷。君。以。病。卒。若。攻。苦。不。

第。而。仕。以。汝。曾。不。高。耳。吾。年。可。待。汝。必。成。進。士。乃。木。幾。斷。君。以。病。卒。若。攻。苦。不。

帽。卒。成。庚。戌。科。進。士。第。十。二。人。可。謂。能。成。久。志。者。矣。戊。午。詔。選。得。河。南。寶。豐。縣。遺。

流。寇。之。變。嘗。稱。最。傑。田。地。荒。蕪。獨。望。耕。種。維。免。飢。程。率。出。入。室。廬。者。數。十。里。內。見。炊。

煙。輒。色。喜。人。受。之。君。曰。此。何。足。愛。民。猶。鳥。也。見。食。而。喜。豈。以。土。著。土。丹。不。患。無。民。

也。下。車。復。榜。示。招。徠。實。粟。牛。種。以。給。貧。無力。者。禁。吏。不。相。侵。侮。時。時。行。田。間。以。行。

樂。觀。民。果。日。集。吏。以。暇。日。召。邑。諸。生。督。課。之。一。年。間。野。多。耕。民。邑。圍。結。繭。繅。然。樂。

國。矣。先。時。邑。無。公。解。令。編。羊。而。處。若。以。漸。善。治。之。規。模。宏。厥。不。勞。民。而。解。賦。訟。錢。執。

行。以。平。怨。不。為。給。杜。沽。教。之。行。女。吏。稱。其。不。虛。命。攝。邪。邑。陽。和。諸。縣。事。咸。有。惠。聲。甲。

子。分。校。豫。閩。所。得。官。知。名。士。破。以。太。孺。人。憂。解。任。歸。邑。氏。號。述。相。接。於。路。丁。卯。服。闋。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九

國朝文匯社印

游歷瀟山記

周清原

浙東瀟海郡多怪山水天台雁蕩尤著著孫韓斌天台至比於蓬萊方而不及雁

宕謝康樂守永嘉聞奇景殆盡雁宕無聞昌相傳趙宋時其迹始顯山川闊顯

馳亦各有時最數將其地險僻難以康樂之好奇奇能至耶天台上應地宿因山以

名郡縣信和孫韓斌所賦佳勝可知特其山去郡遠於及及控節不能任此自台赴

嘉路出崇秀數則雁宕在道左馬大刑藥清成也其縣治百四十里所道官道十

曷許程二兩日始得達余以十二月十二日抵大刑藥清成也其縣治百四十里所

便得一遊且到始仍兩日且其以余以使之觀游非所急於以千名名勝遊於射

車裹足驚人情數日遊觀以行復觀之自負好奇者皆與焉事復復心三五

望其薄雲行幸皆道官道去通計入山者十有四人犬刑城旁有高山立上立峰

海潮鳴其下或曰五更觀日出極佳瀟瀟諸郡山皆虛虛可指空先有振衣欲往者

至是以專意雁宕不果去老僧嚴者雁山門戶也去大刑五六里高可數千尺低

偏極絕以老僧海氣嶺山石便晚皆成白雲或橫或垂下遠望之儼若跌坐狀行益

近雲氣稍薄心至巖下觀然立石一肩一項乃是兩峯自此林木稍蒼石新削

徑行登道漸入佳境矣聞天台有石梁焉晚晚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游者目極心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二十

國朝文匯社印

博多不能廢盡奇境也雁蕩山乃更有石梁洞洞可容十人坐石梁環洞門起長數

十丈扶窮危難雜故其上略如蒼髮老龍飲潤作攫字之勢亦一奇境也願余聞天

台石梁高萬餘尺頂蓋以瀑布增峻而此獨優最巖下想當少避耳洞下南出半里許

折而西行有辦公衙門以東皆為雁宕外谷踰斷石橋而西始無負上山山石

乃盡立蓋別有天地矣嶺下有深潭度危石至湖南望湖水上滌髮岸樹皆蒼翠一

色山從谷中拔起合數千仞如斷崖如築地如重城狀狀具靈峯如劍如梁如

華表如竹抽擢如靈芝如獸伏如鳥盤如人立或坐如合掌如奇如詭怪不可殫述

石徑出諸峯下行其路得古寺名靈峯不虛也寺旁為靈峯洞直上凡歷八百級

深廣倍石梁之四高可六七丈穿巖人間大廳寬眾從石縫下滴灑事如屋小楹

如洞雲洞外青天一片下廣上觀空明翠滴頭目眩以不大有空靈山石奇境至

寺作必為之饑緩步出舊路雲霧蒼蒼下谷容石推散多不許上望瀟山石奇境至

此觀止也酌靈峯五里而寺春曰淨名精舍老僧曰嚴殿願不徐精舍在深谷中

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百畝果木皆成行列其後軒而石壁如百尺懸崖下

植花竹使葉鮮麗長如春時隨前到藥園茶白架上下多名人手踏香履詠賦越諸山

香卷快各精敏有法元生子室中檢點時令人有超然之想爾徐古靈巖佳處

問何如靈峯笑曰過之賓客繼至咸請行與致蹤跟逐起松偈去昔人謂雁宕實勝天台余亦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也此來靈巖數此當不虛云靈巖有寺歷久矣而靈巖蓋則露呈秀固知天地自然之奇非合巖之所能出稍一點鐵皮掩其色耳寺基頂石屏峯峯高插天左有峯曰瘦嶺右有峯曰天柱高與石屏峯天柱後為玉女峯兩峯之間別有小峯二土人呼為僧拜石頗自龍巖洞龍巖水出焉洞視石為各賦一詩韻之專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寺前自龍巖洞龍巖水出焉洞視石梁支隘而險倍靈巖獨秀卓峯兩峯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巖而止峯之勝至靈巖而止是日起大刑心行四十餘里日曛至馬嶺宿靈巖殿去余車獨從步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峯既度預念命駕將投宿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為大龍峽明日可一往也余念明日至龍峽則當自寺中即行十餘里往復其費導引車入谷峻澗行水聲潄潄遂見一峯傑出峙於其端即是羽刀峯矣南行人里餘徑始絕仰視石巖高數十丈下臨絕谷谷中皆危河大石龍狀水直從巖頂飛墜空中散若如雨散亂石噴噴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山嵐聲噴噴吹雨過隔澗從者皆走避余僧數容直至巖下踣視則巖端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甲 集

納立木定撥髮也蓋瀟瀟客皆大笑為水聲所掩不聞也谷中多石高滿者水尤鮮潔可波距那庵瑞虎院皆僅存遺址而已先是靈巖卓峯峯下亦有龍峽深潭僅長三百尺故特有大小之別坐龍狀上不覺日曉通寺僧取茗視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峽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即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軒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多言踟躕促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篋負荷為僧道受禮而上初不知備之銳至嶺頂俯視則峭若堵牆寺中炊煙一縷從牆柳出寺後樹百尺皆負牆而立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墳積不可辨遂見寺僧直下如解平地履始稍稱壯哉每一措足惘然如履春冰攀附膝蓋蹣跚而下平皆無恙蓋天下事每失於不及持而成功於多畏故馳康壯則馬逸飽怒帆則舟覆無所慮也世路險巇時時如此猶雷無忌顛蹶矣寺四面皆高山從坐望東北上僅見千栢徐開僧窟何處不也但云相傳靈巖能頂有大湖雁過南海當棲止其中故石雁宕水流出谷為大龍峽蓋不可不至矣度越就破屋出足踏積葉致有聲一里許至龍巖寺亦久廢大鐘念數百針置椽杵中是宋時物也又西行為丹方嶺甚高峻以尺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小芙蓉山在焉自靈巖以東為雁巖東自靈巖以西為雁巖西自龍巖仁至丹方則西外谷也雁巖山止此崇清縣志載雁巖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巖峯之

得名者一百有二通所得十僅四五也卷以未能悉多快快者嗟乎天下大矣石山廣深崇天地之靈矣神工鬼斧與幻境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巖一百有二峯者亦人遠所可到哉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疊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史勝靈巖之靈靈巖之洞龍狀之水者屢無從不能得之於昔蓋後人遠能盡之於今耶夫至人不得物而與世推移會過此覺也可游則遊可去則去必將嘗時日矣政事繁冗繼以請求茲山之勝則於世道世者之為亦非士君子之所尚也是日過靈巖大小白沙三宿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巖皆倚壘十里穿練數郡其支山奔厥延蔓盡皆置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灘初至嶺猶在數十里外險忽抵巖下澎科屢撼石石俱動天風吹衣裘蕭蕭然客相顧數奇絕俟昨日登大刑西山不知視此史書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清言行字之走官道者已先數刻至亦雨日云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甲 集

得名者一百有二通所得十僅四五也卷以未能悉多快快者嗟乎天下大矣石山廣深崇天地之靈矣神工鬼斧與幻境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巖一百有二峯者亦人遠所可到哉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疊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史勝靈巖之靈靈巖之洞龍狀之水者屢無從不能得之於昔蓋後人遠能盡之於今耶夫至人不得物而與世推移會過此覺也可游則遊可去則去必將嘗時日矣政事繁冗繼以請求茲山之勝則於世道世者之為亦非士君子之所尚也是日過靈巖大小白沙三宿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巖皆倚壘十里穿練數郡其支山奔厥延蔓盡皆置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灘初至嶺猶在數十里外險忽抵巖下澎科屢撼石石俱動天風吹衣裘蕭蕭然客相顧數奇絕俟昨日登大刑西山不知視此史書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清言行字之走官道者已先數刻至亦雨日云

石汀子姓奇人奇詩與奇其死亦甚奇石汀子姓奇名慎字無缺江南宣城舒村人庚辰石汀歸家叔余仲書是年余十六駭極弄弄開則從里兒為戲竟白打彈暮格五賭此諸雜戲余雖未執藝師石汀石汀願以師自負每見余戲數且罵至頭顱盡赤然余是時又已編為小詩石汀偶見之又大以為工提余所為詩笑去後五年為甲申余相涉世事益日夜發憤為詩與石汀一再相見石城五騎其所為詩讀已哭既笑曰矣今世誰知我兩人者別去又數年石汀竟死其死也以詩故死於德夫石汀生平頗負名與世率齷齪性又褻隱意所不合掉頭去喃喃罵不止終日拍胸嗚呼信而為詩如健擊擊物而驚鬼搏人如項王戰戲下嗚呼嗚呼吃金鐵皆鳴也濼濼然又如蜀人之寒起而寒婦之夜哭也其才如象犀珠貝丹砂翠羽瑰奇斑斕絕可貴蓋而天顧不喜愛惜之而使其流離不得志以死石汀又不自愛惜學藝識論無所避忌詩歌為什漫漶隨聲聞都不自收拾人復不喜愛惜石汀死之日嘗以詩託其友某入而某者庸人或以其詩投其囊中於是石汀竟死石汀死而詩之存者僅數十首嗟乎可惜也然而石汀傳知石汀長身瘦癯結髮面窄而微駭者短情形如方處己丑正月石汀子詩撰起在獄中快史記一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二十三

國朝文匯社印

盛陽遺音序

盛陽遺音卷和州載本李所集也和州蓋古盛陽郡云書必屬其友且與陳蘇為序維松曰子之撰是書也何為哉載子曰夫古之君子於其室虛瑣瑣俱有忠厚惻恒之懷於其所居山川人物與俗土風災祥氣稔穰數百年皆有流連不能已之故而況天時變於上人事運於下感哀興廢之迹作於其間有能難言者夫全盛陽人也安能忘情於盛陽哉顧身隱矣既已少暇發讀而諷喻焉非違違者事也無已則有古人之言在某水某邱某古人所憑而吊也某墟某某古人所游嬉而歌也某事某古人所理而誌也各從而會之擇其言尤別雅者而悲感之聞不怨而不言不傷是則余之志也夫維松曰訂是載子之為是書也雖然載子先府君友夫先夫文董董能執于內今載子第第又俱肥遊歷之途以此終老其身僅以文章重即言文章亦宜如古重孤倚相贈人自成一書要之金石無難者今既不用又不允行其言徒傷昔人之遺意以傷其誠悲感之旨曲意無難無可如何之思嗚呼載子之志其可悲也已吾聞盛陽一大都會也橫江富利南北必爭蓋往往為商渠北魏

間用兵處又聞崇禎己亥十二月流賊破江北盛陽之忠臣左子義夫烈燬膏血原野伏尸枕藉春不下數十萬人縱夫先生曾以馬墓中留都大司馬門司馬登老翁士卒五百人住無一人免者迄今門外有五百人家云後之覽者觀其城郭之墟歎以益山水之魏然以長時代之或興而或亡蓋井窳既已死地豈既已平即有父老已無能言其事者有是書也將慎然而生歟

王阮亭詩集序

昔者孟子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於春秋也孟子所謂詩亡何職說者曰王室既東文武道缺一時懷文善辭之匠士類不能奮容怙怙以恰其君王蓋欲烈之義多而變風變雅出真詩之所以亡也吾以為不然孟子所謂詩亡非作詩者亡而作詩之教先亡也蓋其教厚則詩之教也則雖萬草鹿鳴天保諸章亡論已平王以優其民流而多思悲感險惡而不輸于體身雖告哀平曲賦景忠之情未嘗一日離于懷也則猶未嘗一日離于詩教也板蕩之世乃重傷之矣山川崩裂雲雷電配天之業不祀而明堂之位急諸君子謂此其世可以史而不可以詩矣童叟倚相左邱明諸說彼其才非遠遜于兩宮之征夫草莽之成婦也謀散而悼散之亦風人之致也惟是身輕便恥忽視為越人史關焉而政教未濫難託於春人之助想不得已而以編年紀事之體浸其出入雅之才而詩于是遂亡詩之亡也國家之不幸也貞臣瑣士之所不敢出也勝國歲時樹影于有頹頹之遺風五六十年以來先民之比典盡矣幻渺者謂此難於商周而充者聲直中大辨珠濛淫淫浪濛濛之而不成聲夫青絲白馬之禍豈侯景任約諸人為之乎抑王侯復唐之徒托之矣沖城王沉聲先生性情未泯被服虞夏其為詩教也溫而能覺而多壯壯其有沖融懿美如在成周極風之時其合國君子欲觀世教先審土風故大夫作賦公子擬樂厥聲所當盡其慎之今值 國家政五之即郭祀燕然次第舉行飲食男女各言其欲識者以為風俗醇厚豈可致而一士女尚奉家室之未靖聞衣食之不給焉沉聲先生既振興詩教於上而以風變雅之音漸以不作讀是某也為我告來風者曰傍若稽父老天下且太平詩其先告我矣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二十四

國朝文匯社印

李廷公詩序

如舉先生足公經年不與賓客相見則以家難故居獨好為詩陳生再至如來請書果年先生學而字生亦無家久依其舅父以故兩人朝夕得相見相見則必論詩顧字生詩益工字生既以名家子一旦門下情與姓名為當世所推不肯錄之齒牙間其尊甫先生人被繫石城情理危迫宗族毀敗至欲求為馬醫厚吐而不可得說